

唐宋樂古譜集成 第一輯

現存日本唐樂古譜十種

第一冊

劉崇德◎主編

黃山書社

唐宋樂古譜集成 第一輯

現存日本唐樂古譜十種

第一冊

劉崇德◎主編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現存日本唐樂古譜十種 / 劉崇德主編. —合肥: 黃山書社,
2013.3

(唐宋樂古譜集成 第一輯)

ISBN 978-7-5461-3436-9

I. ①現… II. ①劉… III. ①古代音樂—樂譜—中國—唐代
IV. G609.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27107 號

現存日本唐樂古譜十種

劉崇德 主編

出 版 人: 任耕耘 策 劃: 趙國華 湯吟菲
責任印制: 李 磊 責任編輯: 趙國華 湯吟菲 徐娟娟

封面設計: 未 氓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apg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務文化新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郵編: 230071)

經 銷: 新華書店

營銷部電話: 0551-63533762 63533768

印 制: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 0551-65859596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211.5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978-7-5461-3436-9

定價: 2900.00 圓(全六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及時向承印廠調換)

《2011—2020 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2012 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中國古代曲樂整理和研究』中期成果

項目批准號：12JZD011

劉崇德 李昌集 李俊勇 李連生

田玉琪 李金善 郭伏良 孫光鈞

鮑恒丁 放 徐文武

序

十餘年前爲探求唐樂府曲辭之樂，得此日本唐樂古譜數種。然見其皆管弦器樂之譜，雖爲唐土燕樂之流變，而并非樂府曲辭之聲樂譜，方悟唐宮廷燕樂本亦即此器樂樂舞之體。遂撰《燕樂新說》，以此諸譜之證，深究唐樂部當、律調、句拍之源。初，原得之譜多爲縮微膠片，而無力投影，其閱讀則或透之燭影燈光，或照於窗櫺戶罅，老眼昏花，魯魚難辨。今幸藉影印出版之機，得將諸譜清樣通讀一過，之前疑惑之處始得其解。

將作爲唐燕樂裔流的日本唐樂古譜資料公諸世，不僅爲本人之夙志，亦學界前輩之遺願。余衰罷不堪，此次出書全賴衆人之力與黃山書社之功。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於津門止舫齋

凡例

- 一 此輯爲《現存日本唐樂古譜十種》，非日本唐樂古譜僅此十種，蓋此次僅是將所得十種影印出版。
- 二 《五弦譜》爲日本人過錄我國唐樂之譜，雖不屬於日本唐樂，然以其重要價值，仍弁此輯卷首。
- 三 譜中之日本催馬樂、高麗樂雖不屬於唐樂，爲保持樂譜原貌，此次影印一并保留，不做刪除。
- 四 諸譜中有所謂『裏書』者，視具體情況做不同處理。有的屬於紙背文字，如《三五要錄》，置於各卷之首，《琵琶譜》則仍列卷中。有的屬於浮簽，即書中夾條，以其價值重要，故全部保留，影印時置於所黏書頁之後。
- 五 諸譜順序，因出版并冊需要，有所調整，讀者自可參考提要中排序。
- 六 原拙著《燕樂新說》曾多處涉及本輯諸譜，其中難免有誤，望讀者一準於此書影印譜前之論述與提要。

目錄

第一冊

序

凡例

日本唐樂古譜與我國唐代宮廷燕樂

提要

五弦譜

琵琶譜

三五要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二冊

仁智要錄卷一至卷六

三六一

第三冊

仁智要錄卷七至卷十二

九一三

第四冊

類箏治要卷一至卷十

一四八七

第五冊

類箏治要卷十一至卷二十

二一五一

第六冊

懷中譜

掌中要錄

鳳笙譜

笙調子譜

天王寺雅樂譜

二八〇五

二九六一

三一九七

三二四七

三二六五

日本唐樂古譜與我國唐代宮廷燕樂

我國唐初太常所奏宮廷燕樂實爲華夷兩制，一爲清商部，即『九代遺樂』之清樂；一爲其餘諸部之胡樂。玄宗開元間於教坊另辟道調法曲，時稱教坊法部，而『其聲始出清商部』（宋·陳旸《樂書》）。至玄宗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始詔令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奏，并由太常將各部所奏法曲與胡樂新聲『改諸樂名』頒布天下。計凡十四宮調二百一十三曲，部當之別改由宮調之制。於是以太常律（相當於今之C調）爲『律本』，以胡部律（相當於今D調）爲商，以清商法部律（相當於今B調）爲羽的宮調體系的宮廷燕樂得以確立，爲後世之軌範，日本唐樂亦其之流亞也。

日本唐樂大抵於其天平四年（七三二）至昌泰（八九八）間，即我國唐玄宗開元、天寶至唐昭宗乾寧年間，由遣唐使帶回以燕樂爲主的宮廷樂舞器樂曲，形成以唐燕樂樂器，模仿唐燕樂舞演奏的宮廷雅樂，故又謂之遣唐樂。迹其遺譜，知此日本唐樂中多存我國唐朝舊樂古曲，其樂體、其樂律宮調、其器樂譜字亦與我國唐代燕樂一脉相承。既是日本唐樂實體文物之珍寶，與唐傳古譜舊器共爲我國唐樂之踪迹遺存，對研究我國唐代音樂，破解唐傳樂舞古譜，其價值非唯『他山之石』可喻。

一 今存日本唐樂古譜

唐代傳入日本之樂譜書籍，據日本寬平間（八八九至八九七）佐世在奧所輯《日本現存書目》之樂家一類，著錄《樂歌》五卷、《歌調》五卷、《雜琴譜》百二十卷、《琵琶譜》十卷、《橫笛譜》十八卷，另有《樂圖》四卷、《阮咸圖》一卷、《尺八圖》一卷，皆散佚無傳。唯古琴譜《碣石調·幽蘭》一卷尚存，為南陽陳丘公明撰。已被黎庶昌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刻入《古逸叢書》。另外，今存之唐燕樂譜尚有《五弦譜》一卷，為日本承和九年（八四二）過錄唐大歷八年（七七三）石大娘所傳五弦琵琶曲譜二十二首。譜中之樂曲未能傳入日本宮掖，故日本唐樂古譜中未有五弦定弦法，譜中《王昭君》《秦王破陣樂》《飲酒樂》《三臺》諸曲與日本古譜如《三五要錄》《類箏治要》所傳亦不盡相同。

日本唐樂實為流傳於日本之唐土樂舞，其樂譜蓋亦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唐人直接傳譜，另一是由日本遣唐使傳授之譜。唐人傳譜保留至今的有唐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即日本承和五年，揚州琵琶博士廉承武所傳調子品二十七首（其中手彈二首），附於《南宮琵琶譜》中，譜後有承元間日本遣唐使藤原貞敏跋語：

大唐開成三年戊辰八月七日壬辰，日本國使作牒狀付勾當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庶事王友真，奉揚州觀察府請琵琶博士。同年九月七日壬戌，依牒狀送博士州衙前第一部廉承武（字廉十郎，生年八十五），則揚州開元寺北水館而傳習弄調子。同月二十九日學業既了，於是博士承武送譜，仍記耳。

開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判官藤原貞敏記

從其他日本唐樂古譜看，藤原貞敏從唐朝帶回樂舞不止於此，而此譜是直接傳於唐揚州樂籍衙前第一部的琵琶博士廉承武之手。唐人直接傳譜者又有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即日本承和十二年，樂師孫賓自海州沐陽縣（今江蘇連雲港市沐陽縣）赴日傳授箏調子品十七首。編於日本弘安六年之《類箏治要》卷一按譜法後跋語曰：

私案：唐家樂師海州冰（沐）陽縣孫賓，會昌五年（本朝承和）均樂譜持薦吾本朝。唯諸調而已，都應九（凡）十三（三）調。雖然悉不傳習，統所得集注第二、第三、第四卷（調子品也）。

此處文字多有錯訛，後世徵引皆沿其誤。冰陽縣之『冰』蓋『沐』之誤。海州即今江蘇省連雲港市，沐陽縣即今江蘇省沐陽縣。『九』爲『凡』之誤，三即三。此則按語云唐朝樂師孫賓在會昌五年（八四五）即日本承和十二年，從海州沐陽縣渡海而來本國，持薦（箏）調子品樂譜共計十三調，雖然未能全部傳習，今將其錄在集注的第二、第三、第四卷的調子品中。此按語當爲《類箏治要》作者所寫，上述錯訛出於過錄人之手。文中所謂『集注』，當即指《類箏治要》。細審此書之第二、第三、第四卷果爲收入了壹越調、壹越性調、沙陀調、平調、大食調、器食調、雙調、黃鍾調、大黃鍾調、水調、盤涉調、風江調、羽調共計十三調的調子品曲。其卷四壹越調中有一曲題爲『調子』，並標明『孫賓譜十七中』。壹越性調中有《攬合》一曲，標爲『大唐師孫賓譜』；《巾弦調子》標爲『大唐孫賓譜』（天歷御譜同之）；《小調子——格調明珠》標爲『唐師孫賓譜』（爲堯傳本無相違）。綜此書卷一按譜法後之按語與卷中樂曲解題所標記，孫賓傳譜似爲十三調十七曲，然可確考者僅如上四曲。孫賓所傳十三調箏曲譜亦如廉承武的傳琵琶曲譜，皆僅爲品弦法與調子品曲，并未如日本現存唐大歷八年（七七三）石大娘所傳五弦琵琶譜，既有調

子品，又有宮廷搬演之『樂曲』。蓋因石大娘本教坊樂人，而廉承武、孫賓二人爲『外方』樂人，未能接觸宮廷樂舞。

我國唐樂由日人傳譜，即間接傳譜，從現存日本唐樂譜書中可徵者，最早如日本太平——承元間的尾張濱主所傳《皇帝破陣樂》（《三五要錄》引《南宮橫笛譜》）。據《三五要錄》諸譜皆在此曲解題中提到『昔尾張濱主傳云：此舞序四十拍子也，而遣唐舞生還本朝時忘八拍子也。』又，《類箏治要》在此曲下有一則按語：

倩按，《破陳樂》渡本朝曲三簡也，當曲、散手、秦皇等。是曲最爲重。

可知《皇帝破陣樂》《散手破陣樂》《秦王破陣樂》是作爲同一曲的三個本子傳入日本的。又如《蘇合香》一曲，諸譜書皆標爲日本延歷間（七七九至八〇五）遣唐使和爾部鴻繼傳譜，并在此曲解題中記載其『一貼末、二貼颯踏忘之』不傳本朝云云。其時正值唐德宗建中至貞元時期，爲安史之亂後的恢復時期。又有數十首樂曲標爲大戶清上等日本宮廷樂師創作。有據可查的今傳日本唐樂古譜中的近一百三十多首的樂舞曲譜基本上是傳之於日本樂人之手。至於最早將調子品曲與宮廷樂舞曲（即所謂樂曲）集於一體的日本唐樂樂譜當爲延喜朝（九〇〇至九二二）時期貞保親王所撰《南宮橫笛譜》，此譜又被著錄爲《貞保親王笛譜》《吏部大王龍笛譜》《新撰橫笛譜》。書中所收日本唐樂舞曲成爲後世《三五要錄》《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懷中譜》以及舞譜《掌中要錄》的主要資料。此書於今已散佚無存，其片鱗殘角則保留在以上譜籍中。又有《宣陽殿笛譜》也屢被後世唐樂舞譜徵引，但也已失傳。不知與《南宮橫笛譜》是否同爲一書。此時貞保親王還撰有《南宮琵琶譜》，此書至今尚存。惟僅有調子品十三種，另外至爲珍貴的是書中附錄藤原貞敏於唐開成三年（八三八）受揚州琵琶博士廉承武親傳之琵琶調

子品譜二十七首，前面已經提到。而以笛律標定宮調并與琵琶、箏等弦樂對律（包括十三宮調體系）亦自貞保親王始。這一點不僅為後世各類唐樂舞譜所沿用，并且是今天我們解讀這些古譜，研究唐樂律調的一把入門鑰匙。《類箏治要》作者在卷八《王昭君》解題下有這樣一段按語：

此樂本朝絕了，而南宮從尺八譜吹出之。後代之美談也，末學之興隆也，感荷無強。

恐怕經過貞保親王整理搶救的唐樂舞曲譜不祇《王昭君》一首。其功績確應讓後代贊美與感荷。當時還有《天歷御譜》《類聚箏譜》（備中守源撰）、由賀見《家懷譜》《院禪譜》（又稱《博定木譜》）《桂親王弦譜》《師季三位入道譜》以及《天王寺雅樂譜》等。今皆掩沒，祇有零曲殘說見於現存日本唐樂譜中。收入本輯之《天王寺雅樂譜》僅殘篇斷簡，恐亦非真傳本。

存於今世者，稍早為源博雅撰於康保三年（九六六）的《博雅笛譜》。此書在宮調與所收樂曲方面顯然與《南宮橫笛譜》不同。所收宮調僅有雙調、黃鐘、水調、盤涉、角調五調。譜中收有角調一曲，并在盤涉調數曲標為太簇角。此譜所收角調樂曲為現存日本唐樂古譜以及現存所有唐樂譜中所僅有。從其宮調與樂曲看，這是偏重於唐天寶十四載太常所頒十四宮調樂曲中胡部樂的樂譜。這與《南宮橫笛譜》及這一系統的《仁智要錄》《三五要錄》等書偏重教坊梨園法部樂不同。另外此書將日本催馬樂、高麗樂與唐樂混編亦是其特點。其後嘉保二年（一〇九五）大神惟季所撰《懷中譜》也是傳於今世的橫笛譜。從其所收七調四十八曲看，此譜并非《博雅笛譜》之脉延，而是宿禰大田磨家傳之樂，但其中也不免受到《南宮橫笛譜》的影響。

今存撰於應保三年（一一六三）源經信之《琵琶譜》，與之同時藤原師長（一一三八至一一九二）所撰《三五要錄》《仁智要錄》以及編於弘安六年（一二八三）的《類箏治要》（作者待查），編於正安四年（一三〇二）的《鳳笙譜》（宋人淨智抄）等諸譜書則皆沿《南宮橫笛譜》宮調體系，廣採諸家之說，網羅存世之曲，除日本催馬樂、高麗樂外，僅唐樂舞曲與調子品曲即已超過二百多首。并且樂譜體例更加完備，記譜更為詳細。如解題一欄下就介紹了本曲源流、曲型、結構，甚至每部分的拍數，更注明有舞無舞。而抄於弘長三年（一二六三）的舞譜《掌中要錄》保留了原藏於宮掖秘府的計五調二十二首舞蹈身段譜。這些樂舞譜資料為我們復原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期間日本唐樂的原貌提供了全面而詳細的譜本。

另有見於著錄之現存唐樂譜還有《春楊柳》琵琶譜（岩田家藏）《三極秘曲譜》（嘉祿三年抄本）《三五中錄》《三五奧秘抄》《安信篋策譜》等。

這些樂舞譜的主要内容是『樂曲』，即日本宮廷雅樂樂舞曲。其源主要是我國唐朝的宮廷燕樂樂舞曲。其在日本的流傳搬演以及結譜，皆在宮廷朝內，故一直保留與沿襲了唐燕樂的宮廷樂舞性質。從被《類箏治要》等徵引的《院禪譜》及殘存《天王寺雅樂譜》看，這些樂舞，尤其是作為天竺樂種的林邑佛樂流入寺院，作為了宗教禮儀的樂舞。這一點從我國唐宋以後出現的如《五臺山佛樂》《智化寺古樂》《西安鼓樂》等洞經音樂看，作為宮廷禮儀的燕樂樂舞也確為流入佛道寺觀，成為宗教禮儀器樂曲，而被保留至今。但其除了被打上朝代文化的印迹外，世俗化也極為明顯。

二 日本唐樂古譜中的唐樂樂曲

作為宮廷雅樂樂譜，日本唐樂古譜中是將唐樂與日本催馬樂、高麗樂分類并存的。而天竺樂或稱林邑樂、扶南樂，作為佛曲收在唐樂曲中。今存日本唐樂古譜皆為器樂曲或器樂樂舞曲，並無我國唐代樂府、曲辭等聲樂作品。今查日本唐樂古譜所收器樂曲大體分為調子品曲（或稱調子、小調子）與樂舞曲（或稱樂曲）。調子品在今存敦煌琵琶譜中稱為品弄，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稱為小品，其既是不同樂調的手法練習作品，更是小型器樂獨奏曲。在日本唐樂古譜中保留的唐傳調子品曲除《南宮琵琶譜》中附錄的廉承武所傳二十七調無名曲外，在《三五要錄》中收有琵琶調子品風香調《丘泉》《陳太娘》《白力相》《生超》《楊真操》，返風香調《番假宗》《石上流泉》《將律音》（重收《丘泉》《白力相》），黃鐘、返黃鐘調《五娘》，清調、平調、雙調《啄木》十曲。箏曲調子品中保留在《類箏治要》中有孫賓傳譜的壹越調《調子》，壹越性調《攬合》《巾弦調子》《小調子》——格調明珠共四首。以上共計四十一曲。《類箏治要》卷二所列箏撥合品曲名中，盤涉調音有《玉床彈》《泊洧彈》《淡海彈》《涼風彈》《礖波彈》，壹越調音有《雍門三段彈》，作者皆標為大唐。其餘諸曲名下或標為『村上天皇御制』或『村上聖主』或『光明皇后作』，『延喜聖主』『太政大長師長作』，可知標為『大唐』者當為傳自唐土之曲。惜僅存曲名，其樂譜則無由尋覓。

上述四十一首調子品曲雖非如唐人原譜祇標主幹音，而是日本的主副音、過渡音、裝飾音皆一一標出的詳譜。並且從唐譜琵琶的『多用弦音』，到日譜的『多用柱音』，顯示了唐樂譜向日本唐樂譜的轉化。但這些曲子畢竟唐音猶存，是唐樂古譜中極為珍貴的一部分。以上調子品曲亦如敦煌琵琶古譜之品弄，皆為唐樂中所謂沒有『入

拍』之曲，故不標句拍『○』號（即日人所稱太鼓拍子），僅有頓（敦）號、『（日人稱放點）。這在日本保留的唐大歷間石大娘《五弦譜》的六首調子品中也可看到。但此譜中其餘十六首樂舞曲則是原來標有句拍的，而是被過錄者遺漏失掉。

今存日本唐樂古譜中，樂曲（即樂舞曲）的數量遠遠超過調子品，包括日本宮廷樂師所創作之仿唐樂，其計一百三十六首。其中傳自唐土者有九十五首，爲：

壹越調十三首：皇帝破陣樂、后帝樂、春鶯囀、玉樹後庭花、團亂旋、回杯樂（回波樂）、韶應樂、飲酒樂、酒清司、河水樂、酒胡子、鳥（伽婁賓）、菩薩、胡飲樂。

沙陀調十首：陵王（即羅陵王，又稱蘭陵王入陣曲）、新羅陵王、獅子、大菩薩、小菩薩、涼州、弄槍樂、沁河鳥、壹德鹽、安樂鹽。

平調十八首：三臺鹽、皇慶、萬歲樂、慶雲樂、回忽、甘州、想夫憐、五常樂、裏頭、勇勝、春楊柳、夜半樂、郎君子、小娘子、鷄德、倍臚、扶南、偈頌。

大食調九首：散手破陣樂、傾杯樂、賀王恩、武昌樂（道行用朝小子，破用太平樂，急用合歡鹽）、打球樂、庶人三臺、仙游霞、感恩多、輪鼓渾脫。

器食調五首：秦王破陣樂、還城樂、放鷹樂、蘇芳菲、拔頭。

性調（琵琶黃鐘調，笛、箏平調）四首：長命女兒、千金女兒、安弓子、王昭君（以上二首《類箏治要》亦標爲道調）。

黃鐘調九首：赤白桃李花、赤白蓮花樂、感城樂、安城樂、弄殿樂、散吟打球樂、皇帝三臺、英雄樂、散手序。

水調四首：重光樂、平蠻樂、九成樂、泛龍舟。

盤涉調十五首：蘇合香、萬秋樂、宗明樂、蘇莫者、鳥向樂、劍氣渾脫、采桑老、鷄鳴樂、竹林樂、無歌、盤涉參軍、鳥歌萬歲樂（太簇角）、白柱（太簇角）、游字女（太簇角）、越殿樂、輪臺。

角調一首：曹娘渾脫。

以上九十五首中見於《教坊記》著錄曲名、大曲名者有《拋球樂》《放鷹樂》《夜半樂》《破陣樂》《小秦王》《蘭陵王》《團亂旋》《泛龍舟》《長命女》《想夫憐》《傾杯》《蘇幕遮》（即蘇莫者）《伴侶》（即倍臚）《醉胡子》（酒胡子）《三臺》《回波樂》《劍器》《采桑》《涼州》《甘州》《蘇合香》《安公子》《感恩多》《玉樹後庭花》《獅子》《後庭花》（即玉樹後庭花）《春鶯囀》《蘭陵王》二十首。其中《涼州》《甘州》《泛龍舟》《采桑》《玉樹後庭花》《伴侶》《倍臚》《回波樂》（回杯樂）標爲大曲。另外《教坊記》在舞曲中提到者有健舞《黃麋》，則總計出於教坊者二十六曲。見於天寶十三載頒布太常十四調曲名則僅有《破陣樂》《英雄樂》《春楊柳》《長命西河女》《三臺》《赤白桃李花》《傾杯樂》《春鶯囀》八曲。而以上八曲中有六首見於《教坊記》所著錄曲，又有《蘇合香》《破陣樂》《放鷹樂》《英雄樂》《傾杯樂》《打球樂》《飲酒樂》《越殿》《鳥歌》《采桑》《三臺舞》，以上十曲出現在唐人南卓在大中二年（八四八）至大中四年（八五〇）所寫《羯鼓錄》唐玄宗所制九十二曲中。其中又有《黃鶯囀》，不知是否即《春鶯囀》曲。還有《夜半樂》《傾杯樂》，見於段安節於乾寧（八九四）間所寫《樂府雜錄》。